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 亚特兰蒂斯 · 霍普特曼卷 ·

【德】G.霍普特曼◎著 余莉◎译

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 亚特兰蒂斯

· 霍普特曼卷 ·

【德】G. 霍普特曼◎著 余莉◎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特兰蒂斯 / (德)霍普特曼著; 余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33-1248-6

I. ①亚… II. ①霍…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4219 号

---

## 亚特兰蒂斯

(德) G. 霍普特曼 著 余莉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322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248-6

定价: 38.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部分 / 1	第二十三章 / 79
第一章 / 2	第二十四章 / 84
第二章 / 9	第二十五章 / 88
第三章 / 13	第二十六章 / 93
第四章 / 17	第二十七章 / 96
第五章 / 23	第二十八章 / 99
第六章 / 26	第二十九章 / 101
第七章 / 30	第三十章 / 106
第八章 / 32	第三十一章 / 110
第九章 / 34	第三十二章 / 113
第十章 / 38	第三十三章 / 116
第十一章 / 41	第三十四章 / 122
第十二章 / 44	第三十五章 / 124
第十三章 / 47	第三十六章 / 127
第十四章 / 50	第三十七章 / 131
第十五章 / 53	第三十八章 / 135
第十六章 / 56	第三十九章 / 139
第十七章 / 58	第四十章 / 141
第十八章 / 63	第四十一章 / 144
第十九章 / 66	第四十二章 / 147
第二十章 / 69	第四十三章 / 150
第二十一章 / 72	第四十四章 / 154
第二十二章 / 75	第四十五章 / 157



## 目录

## Contents

第四十六章 / 159	第八章 / 247
第四十七章 / 162	第九章 / 251
第四十八章 / 167	第十章 / 254
第四十九章 / 171	第十一章 / 259
第五十章 / 175	第十二章 / 263
第五十一章 / 177	第十三章 / 269
第五十二章 / 181	第十四章 / 279
第五十三章 / 185	第十五章 / 282
第五十四章 / 188	第十六章 / 285
第五十五章 / 191	第十七章 / 293
第五十六章 / 193	第十八章 / 296
第五十七章 / 196	第十九章 / 301
第五十八章 / 198	第二十章 / 308
第五十九章 / 200	第二十一章 / 312
第六十章 / 203	第二十二章 / 315
 	第二十三章 / 319
第二部分 / 207	第二十四章 / 323
第一章 / 208	第二十五章 / 327
第二章 / 214	第二十六章 / 331
第三章 / 221	第二十七章 / 336
第四章 / 227	第二十八章 / 340
第五章 / 231	第二十九章 / 344
第六章 / 234	第三十章 / 348
第七章 / 239	第三十一章 / 352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德国快速邮船罗兰德号，是北德汽船公司最老式的船只之一，它往返于不莱梅和纽约，于1892年2月23日驶离不莱梅。

船务人员包括船长、四名官员、两名一级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消防员、拉煤人、烧水工、乘务长、一级乘务员、二级乘务员、主厨、二级厨师和一名医生——撑起这个漂浮大家庭的任务就交到他们手上了，当然，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些水手、男服务员、女服务员、厨房里的工人，等等，此外，还有两个小船员和一名护士。船上还有一名负责邮务的高级船员。房舱里的乘客只有一百人，而统舱里却有四百人。

前一天，罗兰德号还没消失，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Frederick von Kammacher）从巴黎发来电报，预定了一间客舱。匆忙无可避免。接到客舱所属公司的通知后，他只剩下一个半小时去赶那趟开往阿勒弗尔的邮

轮，这样才能在十二点前后到达。他从阿勒弗尔穿过南阿普顿，晚上便在那挤满人的船舱的卧铺上过夜。但他一路都安睡梦乡，邮轮也平安无事地往港口驶去。

黎明时分，他来到甲板上，看着英国那鬼魅般的海岸线距离得越来越近，直到最后船进入南阿普顿的港口。他就要在这里等罗兰德号。

邮轮公司办事处的职员们告诉他罗兰德号一般要到晚上才会抵达南阿普顿，另外，七点钟会有一艘供应船在码头接送乘客，以便他们在天黑前赶到船上。这就意味着弗雷德里克要在零下十摄氏度的气温中，在这枯燥的陌生小镇上打发掉十二个小时的时间。于是他决定在旅馆开一间房，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睡一觉。

他看见一家商店的橱窗内摆放着塞得港的西蒙·阿次特牌香烟。于是他走了进去，女仆正在打扫。他买了一堆这个牌子的烟，这一行为完全是受到了某种情绪的驱使，而不是出于自身欲望的享受。西蒙·阿次特很不错，是他抽过的最好的一种；然而这些香烟带给他的意义并非源于它们本身的特性。

他背心的口袋里揣了一个鳄鱼皮质的公文包。包里装着一封他在离开巴黎当天刚收到的信：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没必要离开疗养院，再落魄地回到我父母的家。该死的冬日胡舍伊尔山！在热带国家待过后，我可不会将自己送入这冬天的虎口。当然，最糟糕的是我这副祖传的皮囊。我这可爱的命运可是寄托在我那祖传皮囊上的。真希望地狱里的魔鬼烧掉它取乐。不妨告诉你，我注射了大量的结核菌素，还吐出许多细菌。可我离死亡还差了那么一大截。

重要的是，我必须处理我的遗物了。我想起自己还欠你三千马克。是你让我得以完成我的医学研究。当然，它们让我痛失所望。当然，你帮不上忙，可我很好奇，一切都失败了，但最困扰



我的却是自己无法还钱的这种恐怖想法。

你也知道，我的父亲是公立学校的校长，他着实也有些积蓄。可除了我之外，他还有五个孩子，他们都没有得到他的钱。他将我视为他的资本，能为他带来不同寻常利益的资本。可他也是个现实的人，他如今既失去了资本，也没得到利益。

总之，他害怕承担那些责任，那是我因即将要到另外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不能承担的责任——呸，呸，呸！——我又吐了三次。我该怎么办呢？你能放弃那三千债务吗？

老伙计，有几次，我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行程，我还在经过的地方给你留了暗语，这些暗语可不乏科学趣味。那个伟大时刻过后，我在灵界是否还能被人看见，好让你能再听到我的声音啊！

你在哪里？再见了。我夜梦里那生动又闪烁的欢宴中，你在一个公海的船上摇晃。你想要来一次海洋之旅吗？

此刻已是一月。不再害怕四月的天气，也算是一种好处吗？和你握握手吧，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

你的，乔治·罗斯姆森

当然，弗雷德里克立刻就从小巴黎拍去电报，解除了这个死得有骨气的儿子对他老当益壮的父亲担心。

尽管一些严重的问题仍占据着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的思想，可他还是不断想起包里的那封信和他垂死的朋友。对于他这个富于想象、三十几岁的人来说，过去几年的生活仍鲜明地呈现在脑海中。弗雷德里克自身的生活也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而现在，悲剧又走进他朋友的生活，还是一场越发可怕的悲剧。

两名年轻人分开已有数年。他们又相聚了，并且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不拘一格地交换各自的想法，相处的日子过得很充实。这几周成了他们各自事业生涯的开始。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在

舒适的家中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冬日之宴，罗斯姆森买来的西蒙·阿次特牌香烟在宴会中就派上了用场。

此刻，在港口旁边霍夫曼的旅馆阅览室里，他正在给他写信。

亲爱的老乔治：

我手指发冷，可我还不断用那支烂笔往发霉的墨水里蘸；因为要是我现在不给你写信，那么你三周内都得不到我的消息了。今晚我就要坐上北德邮轮公司的罗兰德号。

你的梦还真灵验。没人告诉过你我都会去旅行。出发前两小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后天，距上次你第二趟旅程结束后，从不莱梅直接来找我们就一年了。当时你的旅行箱里装满了小说、照片和西蒙·阿次特牌香烟。我刚踏上英国的领土，离着陆点二十步之遥的地方，便在橱窗里看到了我们喜欢的香烟牌子。当然，我买了一些，其实是买了许多，此刻，我边写信还边抽着，友谊地久天长啊。不幸的是，不管我点燃多少支香烟，这恐怖的阅览室都不会变暖和一些。

你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两周，命运来敲门了。好像我们俩都冲到了门口，然后就感冒了。我卖掉了房子，放弃了我的事业，还将我的三个孩子送去寄宿学校，而我的妻子，你也知道她做了些什么。

魔鬼！有时候，想起过去，总让人不寒而栗。对于我们俩来说，由你接管我们病僚的事务再好不过。我能想象你跑来跑去巡视那穿着毛皮大衣站在雪橇上的病人。在他死后，我十分赞同你安定下来，在邻近的乡村当一名乡村医生，尽管我们总爱嘲笑那些乡村医生医术匮乏。

如今一切都已今非昔比。

你是否还记得那些无数的胡舍伊尔山金翅雀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乏味的笑话？每当我们走近一处光秃的树丛，它们就会突然前

后摇晃，还会散落一些金色的叶子。我们便说那代表了金山。到了晚上，我们就以金翅雀为食，因为周末活动的猎人会卖出许多金翅雀，而且我那嗜酒的厨师能将它们烹饪得美味无比。那时，你发誓不再当医生。你说你不会靠贫穷病人口袋里的钱生活；你说国家会给你发薪水，会为你提供大量补助，任你差遣，这样一来，你还能分些面粉、酒、肉和生活必需品给那些穷困的病人。可是现在，那些医药行业的恶魔们竟给你来了这么一击，向你表达谢意。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好起来。

我正在去往美国的途中。当我们再次见面，你就会明白其中缘由。我的妻子已经不需要我了。和宾斯万格（Binswanger）在一起，她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三周前，我去看她时，她甚至都没认出我来。

我的职业、我的药学和细菌学研究都完蛋了。都怪我运气不好，你也知道。我在科学领域已经名誉扫地。他们说我从染料中检测并且记录下来的是绒毛而不是炭疽组织。也许吧，可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如何，我都不在乎。

有时候我极其讨厌世界对我们要的那些怪花样，我就快要赶上英国人的坏脾气了。几乎整个世界，至少是欧洲，都变成了柜台上的一道冷菜，而我对它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他给他垂死的朋友写完些肺腑之言，然后把信交给一名德国列车服务员去投递。

这冰冷的屋子，玻璃窗也被冻住。他躺在了一张冰冷的大床上，屋子里有两间这样的床。

身后有一夜之旅，眼前还横着一片海洋，此时他的思路并不清晰。弗雷德里克的状况因一阵痛苦而恶化，尤其是那些对战争的记忆，还在他头脑中推推撞撞永无休止地追赶。

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这名年轻人的事业都与他所在阶级的传统流

线密不可分。他特有的野心和卓越的天资使他获得了突出的科学成就，而这些成就也给了他专门的保护。他曾做过科赫教授的助手，并且在不动摇两人关系的情况下，曾在科赫教授的对手——住在慕尼黑的佩腾·科费尔手下进行了几个学期的研究。他去罗马调查疟疾时，遇到了托伦夫人和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而她现在已经疯了。小富之余，安杰莱·托伦又给了他一笔大财。由于妻子体质娇弱，因此最终他也随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一同搬到了有益健康的山区；可此番搬迁并未阻碍他的科学工作和职业联系。

在慕尼黑、柏林和其他科学中心，他都被认为是最能干的细菌学家，而且他的事业也刚刚渡过困难期。他最大的对手——也只是对他不以为然的科学家同僚们看来——就是某种文学研究的趋势。然而现在，他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他也遭受了严重的挫败，那些严肃科学家们都说他将精力花在了培养边缘兴趣上，使自己能力降低，于是这名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便走上了自毁前程的道路。

在这间冰冷的英国旅馆中，弗雷德里克陷入了关于他过去的沉思。

“我眼见帕尔开将三根线织入我的生活。代表我科学生涯的那根线的断裂使我彻底变得冷漠。而其余两根线那残忍的撕裂”——这时他想起了对妻子的爱——“让第一根线的断裂变得微不足道。可即便这样，我仍然要在最有希望的年轻一代科学家之列占据一席之地，第三根线尚为完整，它像电线般穿透我的灵魂，它将会消磨我的壮志抹杀我对科学所做的努力。”

第三根线就是激情。

为了摆脱这种激情，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去了巴黎；可是这激情的对象，那名瑞典舞蹈老师的十六岁女儿，使得他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他的爱已经转化为一种疾病，而且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或许是因为最近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使他陷入了一种状态，而人类在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中爱情的毒。

他的一位朋友，一名医生，在柏林向他引见那个女孩儿和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后来知悉了他的秘密——他那热烈的爱后，每当两夫妻的地址有所变更，他都会自告奋勇地通知那个爱得着迷的人。

从冯·卡马赫尔那凑合的行李就可以看出，他并没打算长期旅行。他获知那个瑞典人和他的女儿已经于1月23号在不莱梅乘上了罗兰德号后，受某种不顾一切的念头驱使，或者说一阵激情骤然而生，他匆忙决定坐罗兰德号去南阿普顿。



## 第二章

在床上躺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弗雷德里克起床了，在结冰的水壶中敲出一个洞，洗漱一番，然后心神不定地走到旅馆的下一层。阅览室里坐着一个漂亮的英国女人和一名不算英俊也不算年轻的德国犹太商人。之所以人类好社交，仅因怕等待。弗雷德里克于是和那名德国人攀谈起来。德国人说他住在美国，正要乘坐罗兰德号返回。

周围空气灰浊，屋子里很冷，那位年轻的小姐不耐烦地在没有火的壁炉前走来走去，那两个新认识的人谈话也渐渐变得稀少。

通常情况下，一个陷入爱河的人，是不会向路遇之人或是他不了解的人表露不悦情绪的。这两者不管是哪一种都显得荒谬。陷入爱河的人总会被那甜蜜而忧伤的幻想玩弄和折磨。顾不上那寒冷的天气和刺骨的风，那个沉浸在爱中的年轻傻瓜心神不宁地游荡在港口的街巷。当那个犹太商人

委婉地询问起他此番旅行的目的时，他感到十分尴尬。为了不透露他渡海的动机，弗雷德里克吞吞吐吐地作了一些模糊的回答。于是他决定，从现在开始，若是有人问起，他就说他要去美国看尼亚加拉瀑布和黄石公园，顺道去拜访他的大学同学，而且他也是一名医生。

他们沉默着在旅馆一起吃饭，其间有消息说罗兰德号将会于五点到达尼德尔斯，比预计提前了两小时。弗雷德里克喝过咖啡，然后和德国人一起抽了一些西蒙·阿次特牌香烟。抽烟的同时，德国人还试着打理一些生意，卖些成衣。两个男人搬出行李，一起向供应船方向走去。

他们不安地在此等候了一个小时，烟囱里冒出黑色的蒸汽，喷入那沉沉地笼罩在港口一切事物之上的污浊迷雾中。蒸汽房里不时传来铲煤的声音。乘客五六成群地走上船来，搬运工拿着他们的行李跟在身后。船舱就像是立在甲板上的玻璃橱，橱内的玻璃下方，沿边放着铺上红色软垫的长凳。凳子上杂乱地放着一堆堆行李。

船上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也没有人会在同一个地方逗留很久。唯一的对话便是那小声且带着害怕的低啜。船上有三位年轻的小姐，其中一位便是阅览室里那个英国女人，她们不安地从船头走到船尾，脸色苍白得很不自然。

“这是我第十八次往返旅行了。”那个成衣商自发说道。

“你晕船吗？”有人问他以示回应。

“我只要登上汽船，就会变成一具尸体。每次都是这样。直到就要到达霍博肯或是另一端——不莱梅港和库克斯港时，我才会苏醒过来。”

等了很久了，最终，供应船内以及驾驶舱里似乎正准备着什么。三位小姐又拥抱又亲吻，还泪流满面。其中最漂亮的那位，也就是阅览室里那位小姐还留在供应船上；其他两位回到了码头。

小船尚未开动。然而，到了傍晚时分，在一片漆黑中，缆索从码头的铁绳上被解下来，供应船发出刺耳的呜呜声，螺旋桨开始慢慢地搅动海水，好像只是在自顾试开。

开船的最后一刻，弗雷德里克收到了三封电报，一封来自他的老父母

和弟弟，祝他航行愉快，一封来自他的银行主，一封来自他的律师。

尽管并没有人在码头送弗雷德里克，可是当船开动时，他望向供应船的那一瞬间，却有一阵大风向他袭来，这是灾难之风，还是无限欢乐的希望之风，他无法判别。他只感到某些东西突然从他的胸口和喉咙处喷发出来，然后开始沸腾、加热，再进入他的眼里。

几十年来，不同寻常的人的生活，似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而在这种危机生活中，会发生两件事：聚集起来的病态物质要么被扔下，要么就是有机体在实质性的死亡或是精神死亡中屈服于它。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于观察者来说最显著的危机出现在三十或四十出头的年纪；事实上，更常见的是在三十五岁前。那是生命中最大的试验性平衡发生的时期，人们往往宁愿将这种平衡推迟到最后，也不愿提前实现。

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时段，歌德踏上了他的意大利之旅，卢梭将他的九十五篇论文钉在了威滕博格的教堂之门上，伊格内修斯·尤纳斯将他的武器挂在一幅贞女图前，再没拿下过，耶稣也被钉上了十字架。但是对于这名年轻的医生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来说，他既不是歌德也不是卢梭，更不是尤纳斯；可他与他们很相似，不仅是在教养上，而且在许多细微的天赋上都很相似。

弗雷德里克看到小供应船加速离海港的灯火远去，将他载离欧洲和他的家，这时，他整个逝去的过往，一件又一件地在他的心中回放，其回放的范围竟无法用语言描述。他似乎正在与灵魂中的一整块陆地分离，这是一块他再也不会踏上的陆地。这是一次永久的分别。难怪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在摇晃，无法回复平衡。

尤纳斯并不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不然，他又怎能扔下他的武器？卢梭也不是一个够格的多米尼亚人，不然他又怎会丢下他的僧衣？歌德也不是一名称职的律师或者官员。一波无法阻挡的巨浪从三个人身上一卷而过，并将他们灵魂中的制服冲走，同时，海浪也同时扫过了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

弗雷德里克并不属于那一类无意识走进这种危机的人。他感受到这种



危机的临近已经有几年了，他的特点就是能反映这种危机的本质。有时候他认为这种危机就是青年时代的终结，因此也是真正成熟的开始。对于他来说，在此之前自己都好像顺着别人的手，按照别人的意志而工作，是被指导而不是去指导。在他看来，他的思想也并非思想，而是运作那些传导过来的想法。他形容自己站在一间温室里，他的头就像一棵长到灯光处的小树梢，突破了玻璃屋顶，伸向天外。

“现在，我要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思维来思考，要释放我自身意志的全部力量。”

弗雷德里克的旅行箱里装着斯特纳的《人与自己》。

人类在社会上生存，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不寻求其他智者的智者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只是寻求认可而不是出于其他目的，也就是说帮助或者指导，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陪伴。马克思·斯特纳成为弗雷德里克·冯·卡马赫尔新的智力伙伴，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醒悟结果。他已经在根深蒂固的利他主义中醒悟，而这利他主义此刻还完全支配着他。